

不传不传

□ 马龙

难得有暇，一家人瞧着电视、享着晚饭，自然也是惬意非常的。

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弥深，自小爱极了武侠小说的我，对荧屏上蓦然出现的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带着一种期待且夹杂着追忆的情思，随意选了集，点进去。久违了的《刀剑如梦》响起在耳畔，动人的旋律漾动心弦，久蛰于心底的那股热血瞬间沸腾。快意江湖，爱恨情仇，刀光剑影，血雨腥风……属于昔年成长记忆中的种种思绪，顿时浮现眼前。一时间，我愣在原地，在追溯童真的同时，也在缅怀再也无法拥有的年少轻狂。

旧曲新唱，时代的发展让影视作品在不断翻拍中更新。荧屏上，那些熟悉的面庞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年轻后生。电视荧屏上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，几

乎都是男的俊俏、女的漂亮，加之现代的妆容技巧，一眼望去，赏心悦目极了。

一同边吃边看的娘亲向电视瞟了一眼，喃喃道：“演周芷若的小姑娘真漂亮，但是总觉得没有高圆圆演得有趣。”

听后，我瞪大了眼镜又眯起，赶快咽下嘴里的菜：“妈，你应该说这演赵敏的漂亮小女孩儿比起叶童差远了！”“其实吧，这些后生演得挺好的，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，曾经的版本虽然经典，然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留得一份追忆纪念就好。”

“唉哟，老太太可以啊！”我痴痴地笑了笑，紧扒了两口菜，对娘亲的敬意又深了几分。

“对呀。经典是要继承的，同时更要让年轻人去传承接力。”娘亲边说边收拾餐桌，端起碗碟走向厨房。

我若有所思地将视线移至荧屏，剧

中的小昭浅唱起《两两相望》，熟悉的旋律让我惊喜非常的同时不禁忆起从前，眼前的屏幕也模糊起来。

美好的年华里，曾经的自己爱极了曾经的他们：吕颂贤版的令狐冲、李绮虹版的郭襄、黄日华版的萧峰、余诗曼版的周芷若……而当屏幕渐渐清晰，现在的我也爱极了眼前的他们：杨旭文版的郭靖、李一桐版的黄蓉、曾舜晞版的张无忌、陈钰琪版的赵敏……

“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……”不觉间，夜已深。我不舍地关上电视，踱至窗前，抬头望向夜空，不禁想起老舍先生短篇作品里的内容：“神枪”沙子龙谢绝了求艺武者，独自关上门，在业已改为客栈的镖局里耍起了赫赫扬名的“五虎断魂枪”。六十四枪刺下来，老沙想起了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，叹口气，微笑，望苍天：“不传！不传！”



本期版头题字：杨彦顺

父亲的槐树林

□ 魏益君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长年累月地劳作在山前的那片槐树林。

我的老家在一座山前的峪子里，山下是一大片槐树林，村子因槐树而得名：槐树屯。我小的时候，那片槐树林并不大，后来的规模缘于父亲对其的钟情。

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去山上摘槐花。当时，父亲就读于县中学，每逢星期天，父亲和奶奶就带着勾镰、挎着竹筐来到村南那片槐树林摘槐花，然后做成槐花饭，供父亲上学时食用。

太阳偏西时，父亲背着盛满槐花饭的瓷罐，踏上返校的山路。无盐无油的槐花饭，吃起来又苦又涩。不久，父亲

的脸越来越胖。同学们戏谑父亲说，是槐花饭养人，把父亲养胖了。很快，父亲就一病不起，浑身肿胀，用手一戳一个坑。到医院去看，医生说，这是因为父亲不吃粮食，光吃槐花饭的原因，可不能再吃了。父亲病了半个多月，不但花掉了家中所有的钱，还欠了一大笔债。

病愈之后，本来生活拮据的家庭，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更别说供父亲上学了，父亲只能辍学务农。一日，父亲来到那片槐树林，抱着一株老槐树哭到天黑。

从此，父亲开始钻研放蜂酿蜜知识，还外出寻师求教。第二年，槐花盛开的时候，父亲成了一个放蜂人，那满树雪白的槐花，变成了晶莹透明的槐花

蜜。

父亲讲了他的故事后，认真跟我说：“当年我吃着槐花饭上学，因病辍学，梦想破灭；我希望你吃着槐花蜜上学，走出大山，替我圆梦！”

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，只觉得父亲很辛苦。

上学以后，我勤奋学习，这令父亲高兴不已，更加卖力地对待那片槐树林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很争气，一路攀升，考入大学，之后有了体面的工作。

后来，槐树林越来越大，我常回去看望父亲和那片槐树林。如今，父亲老了，将养蜂技术传授给二弟，开始颐养天年。但父亲不愿搬出槐树林，他说，只有守着这片槐树林，才感觉日子过得真实有力。

麦收时节话割麦

□ 赵俊喜

前几天，单位微信群里发了教师粉笔字的练字内容，要大家书写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部分诗句：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看到这几句诗，我马上想起后面几句：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。我想，凡是在烈日下割过麦子的人，都会对这四句话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少年时在地里割麦的情景，如电影一般涌入脑海。

我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到了麦收时节，就得跟着爸爸、妈妈到自家地里割麦子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出发了。金灿灿的麦田一望无际，特有的麦熟香味扑入鼻腔。他们给我准备了一把小锯齿镰。到了地里，爸爸麦子割得最快，一路领先。妈妈则慢慢地向前割。由于年龄小，我割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背痛。

中午，瓦蓝瓦蓝的天上没有一朵云。太阳当空照着，光芒耀眼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我头戴一顶草帽，拿着锯齿镰慢慢割，汗水把额头浸得黏糊糊的。脱下帽子，尽管没有风，但一丝凉意瞬间袭来。不久，火辣辣的阳光把脸灼得生疼，还得把草帽戴上。手背上的汗水沾上麦灰，在太阳底下黝黑发亮。我不停地用袖子在脸上擦汗，久而久之，白袖子变成了灰色的。

割麦子的时候，不穿厚衣服很凉



麦收 签约摄影师 刘喜芳 摄

快，可是麦芒把胳膊、前胸扎得生疼；穿上厚衣服吧，身上捂得闷热。穿也不是，脱也不是，但是还得咬着牙穿，相对来说，被麦芒扎的滋味更难受。

脚下的土地冒着热气，让人没地方躲。身上黏糊糊的，裤子、褂子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像一张大膏药，紧紧贴在身上。麦茬硬邦邦的，扎在脚脖子上。腰酸，就像断了一样。割几下，站起来吹吹风，直直腰，把腰向后边拗过去，好像要把一根弯下去的钢筋撻直。爸爸看我在后面磨叽，大声呵斥：“快点割！”我于是咬咬牙，坚持割。实在弯不下去腰了，就双膝跪在地上，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前挪。

我过一会儿，向前方看看；再过一会儿，向天空看看。我想：这麦子，何时

才能割到头？

困，有时候想闭着眼割。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就拿镰刀把脚下的麦茬一根根弄倒，用它们当枕头，躺在地上，用草帽盖住脸休息一会儿。即使几根麦茬把腰硌得生疼，也觉得很舒服。这时的大地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床，闭上眼，马上就会睡着。

睡眠朦胧中，听见爸爸喊道：“快起来！”我才不起来呢，即便他过来踢我几脚，我也得睡上一会儿。

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，醒来之后，感觉浑身轻松，拿着镰刀，割着麦，也是轻松的。

如今，人们不需要在田里弯腰驼背割麦了。割麦子的经历我很难忘，也让我更加懂得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。

夏天的树

□ 李继红

季节熟知
怎样刻画它的技法
生命中的华彩时刻
笔触饱满而挺拔
风懂得
如何张扬它的气场
树叶的宽度
搬运来山林的声响
阳光细读它的情感
厚重的胸怀
愿意接纳
一个人的风尘仆仆
站在它的宁静里
我渐悟了
它馥郁的语言
将六月的芳华
装进身体
成为
另一棵
夏天的树

我的眼睛是对飞鸟

□ 张栩宁

你见过
空气呢喃的靛蓝中
那被大陆包裹着的团块天空吗
瞳孔的汪洋
有对飞鸟
翱翔裹挟在羽间云霓
我不敢入眠
怕迷失航向
我不敢悲伤
怕葬于风浪
现在
请不要打扰
世界成为颤动的心房
我的眼睛是对飞鸟
仅是飞
绘着天



栏目主持：庄生